



江湖风雨燕双飞

沧浪客 著

下集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内容提要

江湖中突然盛传武林奇宝千年金刚现世，又有一神秘而庞大的组织“青龙教”掘起于武林，奴役江湖中人。白道大侠“中原二客”以卫道除魔为己任，与“青龙教”正作殊死拼斗。当时，归隐江湖数十年的武林前辈——天龙尊者之徒雷朝阳艺满出山，短短时间内便侠名卓著，以一身神功震惊武林。更有蒙面怪客暗中相助，几经周折，雷朝阳终于得知那蒙面人竟是自己失散多年的胞妹雷芸芸。兄妹二人联袂行侠江湖，查清父母遇害真相，决意恩仇。与魔道势力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殊死搏斗。最终正义战胜邪恶，江湖情侣傲啸山林。

下 册

- 第 十 一 回 群魔密谋邪压正…………… (1)
- 第 十 二 回 凛然正气斗元凶…………… (25)
- 第 十 三 回 龟鹤遐龄惩巨恶…………… (48)
- 第 十 四 回 含苞后进显奇能…………… (69)
- 第 十 五 回 重峦叠嶂空争斗…………… (95)
- 第 十 六 回 奸诈小人落陷阱…………… (122)
- 第 十 七 回 利令智昏露原形…………… (144)
- 第 十 八 回 魂牵梦绕终相逢…………… (174)
- 第 十 九 回 迢迢辽河共惩凶…………… (204)
- 第 二 十 回 群侠会聚云雾府…………… (228)
- 第 二 十 一 回 斩妖除魔寰宇清…………… (251)

第十一回 群魔密谋邪压正

李麟君微微一笑道：“那只是在下一种猜想，并无实据。自白马坡与贵教一战之后，在下因被家父所拘，就与他分别。迄今已有三月，目前不知他身在何处，大概与中原二客两个老鬼在一块吧，坛主为何不派人前去打听一番。”

傲天惊龙周隽清道：“为了应付这辽河、南荒两股强大的实力，本座也曾派人去与中原二客联络，并得二老首肯，愿与我等结合。可是，据派去的人回来报告，并未见到雷朝阳那小子，和无形神子两人。”

李麟君微微一惊道：“贵教与那两个老鬼也合作了？”傲天惊龙周隽清点头笑道：“承中原二客答应，虽非通力合作，但该派之人不会拖你我后腿。”玉面书生李麟君摇摇头道：“过去贵教将中原二客两个老鬼，追得无处容身，他俩将贵派恨之人骨，如今纵然答应通力合作，恐怕也不会长久。”

周隽清点头一笑道：“这个，本座也知道。不过，正如你刚才所说，彼一时，此一时，他们为了目前情况需要，也只有与本教合作一途，同时本教与他等合作，不瞒李少谷主，也只是暂时的安抚作用而已。”雷朝阳听得暗吃一惊，心说：这位周坛主确是雄才大略，颇有计谋，真如靖班禅师所料：

此人的确不可轻视。但听他话中对中原二客的称呼，甚是恭敬，又不禁有些暗自高兴。

忽听李麟君朗朗笑道：“高明，高明。由这安抚二字，就不难窥见坛主之真意，实令在下佩服得紧。”

周隽清微笑之后，随又正容说道：“本教与中原二客合作，的确只是权宜之计，但与贵派合作，则是忠诚所舒，还希望李少谷主在令尊面前美言几句。”

李麟君点头笑道：“在下回去自当照实禀明家父，不过……”停了一停，又皱眉问道：“不过，贵我双方长期合作，又是如何一个合作法？请问坛主是否已有腹案？可否说来听听？”

周隽清想了一想，道：“原来没有，不过，今夜自见李少主后，触动本座灵机，一切计划，业已全部想妥；但不知少谷主是否有此兴致？”李麟君微微一惊道：“怎么会与在下有关？请坛主不妨说说看。”

周隽清抚须笑道：“今夜相见，本座看老弟风采，不但胆识、豪气，令人佩服，尤其机智才华，更是超人一等，如果周某所料不错，老弟将来终非池中之物，倘若老弟愿与我等兄弟，共谋进退，自必创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。”李麟君心头微动，但表面仍然自谦道：“坛主过奖了，在下愧不敢当……”

略顿，李麟君又试探道：“那么依坛主之意，准备如何动作？”周隽清考虑一下道：“请恕本座直说了吧，本教所属分堂，遍布全国各地，共计七十余处，若由总坛直接督导，实难做到，更无法顾全大局，所以本座想在分堂与总坛之间，另设一机构，名为支堂，最好能设五所支堂，以其地域划

分，每一支堂之下，分别辖十余所分堂，如此组织，则就严密多了，也就容易管理了。以本座之意，是想以贵飞天谷与廖家堡二处，最先成立支堂着手，然后再以武力降服白云山庄、东瀛屿与少林，迫其接受……”

不待周隽清说完，李麟君已愤然站起，冷冷笑道：“这简直是在吞并我们，是合作……”周隽清接口笑道：“李少谷主请坐，待本座把话讲完以后，如果你还认为不合情理时，再生气不迟。”

“好吧！”李麟君重又缓缓坐下道：“在下洗耳恭听吧。”周隽清点了点头，又道：“其实只是以本教支堂名义，代为管辖和督导十多处分堂而已，对于贵谷与廖家堡，实际不但毫无半点损失，而且还平添了十多处分堂的实力，难道还不合算么？”

李麟君听得有些动心，但口中却道：“倘若在下飞天谷，一旦成了贵支堂，那么家父是否就是支堂主？或是贵教另派支堂主？”

周隽清点头道：“支堂主之职，自然是令尊的。”李麟君又是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那样一来，家父就要听命于你们了，家父既然都要听你们的，那么又将在下置于何地？周坛主想必听说过这样一句话：宁为鸡首，勿为牛后，么？”

周隽清忽然哈哈一笑道：“李少谷主果有大将之才，真令人万分钦佩。但既然能为鸡首，又为何不更进一步，竟为其牛首耳？”

李麟君听他话中有话，心头一动，问道：“恕在下愚昧，不懂坛主此话何意？”但见周隽清面色一整，正容说道：“李老弟若能说动令尊，与冀西廖家堡两处，可兼本教两大支堂，

那么本教将聘老弟为本教总巡监之职，并以大总管虚缺以待，老弟意下如何？”

李麟君脸色大动，竟然有些不信，又问道：“总巡监究竟是何职？是否相当于香主堂主？还请坛主明示。”

周隽清又打了个哈哈道：“李老弟何小视该职，总巡监一职，相当于本教护法，如果兼主刑法，则就较护法还高，出巡之期，不论是本教香主、堂主，如遇有违规逾矩者，视其情节轻重，尽可先斩后奏，有操生杀之大权。”

李麟君愈听愈是惊奇，两眼已逐渐增大，甚为向往。

耳际间，却听周隽清仍在继续说道：“李老弟于总巡监任期只要半年，本教就已将白云山庄和少林屈服，又增两处支堂，那时只要老弟没有什么大的差错，本座负责晋升老弟为本教大总管之职，即可与本座兄弟五人平起平坐了。”

李麟君听得更是猛然一惊，心头既信又疑，扑扑乱跳。但他毕竟是城府极深，又抬头问道：“在下仅是一介庸俗之辈，何值贵教如此器重？”

周隽清抚须笑道：“并非本座卖狂，你飞无谷虽仗流云天险，但仍未在本教众人眼中，若以武功硬取，本座自信七日可破，至于廖家堡那更不在话下。但是，本座一生爱才，今夜见你老弟不论胆识、机智，俱皆超人，才以此事与老弟相商。”

一直都未说话的黄旗坛坛主，毒河瘟龙也道：“李少谷主，观长相，看气度，你应该是一位很聪明的人，我四弟这办法当真不错，对你只有好处，你为什么总是犹豫不决？”

俄顷，李麟君忽然抬起头来，俊目闪光，毅然说道：“好！咱们就这样言定，既蒙各位老坛主厚爱，在下就勉力

一试，如果力有不逮之处，还希望二位坛主多指点。”

周隽清甚为高兴，向身旁寒风剑手一指道：“这位熊香主，是本坛白旗坛下的首席香主，也是本座身边的得力助手，今后我就派他专门与李老弟联络。”

李麟君与熊阳两人，都躬身应了一声：“是！”

雷朝阳在暗中看得大为失望，低低叹了口气，雷芸芸却回过头调皮一笑，悄声说道：“哥，那不就是你的好朋友，你口口声声的李兄嘛，看样子，为了贪做青龙教下的什么总巡监，将来连他亲身的老子，也会被他出卖呢。”

这时，忽听周隽清笑道：“现在时已不早，李老弟如果再不回去，可能会使飞天五虎于前途等的心急，今后如有事故，就与熊香主联络，再还有，一旦发现雷朝阳那小子，就立刻告知本座。”

“是！”李麟君躬身应了一声，随又赧然笑道：“周坛主不愧为高明人士，算知在下来时，属下飞天五虎是会跟踪而来，仅凭这点，已令在下佩服得五体投地了。”

周隽清微笑着扬了扬手，示意他快些离去。只见玉面书生李麟君向众人拱了拱手，随即转身一跃而去。

傲天惊龙周隽清道：“如今天色已经快亮，我们还是继续上路吧。”

接着一阵吆喝，青龙教人也走得一千二净……。

雷朝阳见众人走完后，也从巨石后面走出来，继续朝前赶路。两人正行间，蓦闻前面传来一声沉喝，接着又是一声大吼，这吼声过后，再就是人声嘈杂，喧哗一片。

雷朝阳暗吃一惊道：“啊！看样子前面的人不少，我们快去看看。”说话之间，兄妹两人，已转过一座山包，但见前面

是一块草原，举目一望，齐膝杂草，无涯无际，在初秋的黄昏里，如金黄的麦浪，随着微风摇曳生姿。

兄妹两人于草原的边际，寻了株大树，双双隐身而上，向草原中望去，只见中原二客、湘鄂双雄、衡山两怪、皖南三豹，以及圆觉禅师和紫虚道长等十一人，虽然背对着自己，可每人身形，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再向前望去，只见另有七八个大汉，与中原二客等人相对而立，彼此互相注视，似乎颇有敌意。

雷朝阳凝目望去，只见那七八个大汉，却有一对孪生兄弟，自己曾经见过一面，那就是渤海二恶，另外那五六个大汉，看样子，也都非平常之辈。

其中另有两人，一眼望去，象是这群人中的领头人物。一个年约四十出头，生着一张马脸，面无表情，且鹰鼻鹞眼，额下略有几根鼠须，身形瘦高，着一身黑色长衫，背插长剑，手执一柄亮拂尘，样子不道不俗，有些可笑。

另外一人，则是一身紧装短褂，年约三十有余，手执一根酒杯粗的齐眉长棍，圆眼红鼻，头上系着一根耀眼光环，身形纵然不算高大，却是精神抖擞。

雷朝阳看罢，在乃妹耳边悄声说道：“妹妹，那个相貌阴沉，马脸黑衫之人，大概是辽河双鬼的二弟子，名叫冷面无常陈诚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雷芸芸点头道：“另外那个必是笑面虎孙灵了。哥！你该想个法儿，杀杀他俩的威风才好。”

“不急！”雷朝阳笑道：“等一会见机行事。”这时忽听冷面无常陈诚说道：“你俩看仔细没有？他们这群人中，真的没有雷朝阳和无形神子那两个小子？”

渤海二恶同时摇头道：“没有！属下二人已仔细看过，雷朝阳那小子还只十八九岁，至于无形神子，则更加年轻，可是这些人中，哪有一个后生小子。”

冷面无常陈诚道：“既然这样那就问问他们，雷朝阳和无形神子两人，躲到哪里去了？”

只见渤海二恶其中一人，望着众人喝道：“我们二少主所讲的话，你们听到没有？快将雷朝阳与无形神子两个小子的行踪告诉我们，否则就……”

神农一虎朱涛，接口喝道：“放你妈的臭狗屁，你们算老几，居然敢打听我们公子和小姐的行踪，大概是活得不耐烦了。”

笑面虎孙灵听了大怒道：“二师兄，我们动手吧！”话刚落，扬手一棒，就向圆觉禅师当头打下。圆觉大师禅杖一抡，沉喝声中，往上一架，但闻当的一声巨响，圆觉禅师纵然未被震退，但双脚硬生生地陷地数分，双臂也隐隐有些酸麻。

群侠都看得暗吃一惊，见对方随手一棒，就有这大威力，全都警惕起来。

但闻笑面虎孙灵，仰首一声长啸，身形突转，手中长棍，犹如灵蛇吐信，呼呼呼，接连三棒，扫向圆觉大师。这三棒，威猛，力辣，兼而有之，且又快若闪电奔雷，把圆觉禅师打得手忙脚乱。只得一面左掠右闪，一面却哇哇大叫，接连三转，迅速改变了六个方位，方将这三棍险险避过。

紧跟着一声虎吼，禅杖凌空一阵微震，抡起偌大一个风轮，上穷曲池，下扣黄妙，连施两杖，反击过去。

只见笑面虎游身猛扑，穿梭于重重杖影之中，简直若无

其事。跟着反手一棍，撩拨秦岭，已使圆觉禅师落入险境。

眼见圆觉禅师再难发挥，紫虚道长一声沉喝，点苍生一声嘻笑，两人左右抢出，剑飞掌逼，向笑面虎突击而去。

圆觉禅师缓过一口气后，一记“力挽狂澜”也向笑面虎拦腰扫去，势沉力猛，力逾千钧，煞是惊人。

笑面虎孙灵处于三大高手之间，亦不敢疏神，跟着一个“神龙摆尾”避过了圆觉禅师这大杖，左掌右棒，各向紫虚道长与点苍生两人击去。但他正欲有所施为，争回主动，蓦闻身后两声暴喝：“回去！”只觉一股巨大无朋的潜力，当身涌来。

原来他刚才这一避退，正好退在湘鄂双杰面前不远，兄弟二人吐气开声，四掌同时猛推，疾撞而去。笑面虎孙灵于匆急之间，左手反劈一掌，正与双杰所汇聚而来的掌力，中途接实，但闻轰的一声巨响，尘土纷飞如雾。

只见湘鄂双杰被他一掌震得连退数步，虽没受伤，但两人额上汗珠，如黄豆般大，颗颗下滴，而且气喘吁吁。

可是，孙灵却借那一掌反弹之力，身如脱弩之箭，又回到圆觉禅师、紫虚道长及点苍生三人面前，而且手中长棒，疾若狂风暴雨，分向每人出了一招。

这三招，快如闪电，致将三大高手攻了个手忙脚乱，连连后退不迭。

群侠大吃一惊，正要蜂拥而上，忽听冷面无常陈诚大声喝道：“你们是真的想打吗？”

眼看大战一触即发，忽闻两声长啸，划空传来，紧接着又是一阵哈哈狂笑。

众人抬头望去，只见两条庞大人影，一前一后，疾若飞

鸟，向这里掠空而来，直到来人扑到近前，各人方自看清，却见两人一式“飞度阴山”，由众人头顶一掠而过，只听冷面无常一惊道：“青龙教中的两位坛主，大家快追……”话声未了，已斜身电闪，将傲天惊龙在半空截住，接着两人掌指翻飞，并已互换三招，方始落下来。

两人身形刚刚落地，傲天惊龙的长笑之声又起，同时，人也如轻烟一缕，向前疾飞而去。冷面无常陈诚正要腾身追去，却被随后而来的毒河瘟龙董全盛，一阵拳掌齐施，攻了个手忙脚乱，待他缓过劲来，毒河瘟龙却已奔出五丈以外，尾随四弟周隽清而去。

这时，青龙教下的十余位大汉，如熊阳、傅义君、李传香、赵运、孙斌以及关东四鬼等人，也从两侧狂奔急驰而去。

冷面无常奋力追赶，却始终与毒河瘟龙董全盛之间，相差五丈距离。

正在激斗中的笑面虎孙灵，一听二师兄的声音，连忙凌空一个倒翻，脱离战圈，接着两脚虚空交互连踢，已超在毒河瘟龙董全盛的前面，手中长棒一点，击向董全盛的头顶大穴。

雷朝阳兄妹，隐于暗处，见此人轻功了得，不禁频频点头不已。

毒河瘟龙董全盛，蓦觉头顶劲风飒然，赶紧晃肩滑步，就在这一阻之间，已被冷面无常陈诚追上，于是两人就地交起手来，笑面虎孙灵一眼不看，却是继续向前追去。

只见他几个大起大落，已将傲天惊龙追上，接着两声长啸，两人已狠狠拼斗起来。

这时，青龙教下的香主、堂主与那些辽河大汉，也各选对象，互相恶斗在一起。

群侠又要上前去观战，忽听靖班禅师说道：“不要去了！现在敌我形势不明，恐怕有诈，让他们去狗咬狗吧。”

玄阳子道长点点头道：“禅师所言极是，几位就过来吧，在此歇歇再说。”

这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，四野暗黑一片，众人虽然无法看清对面人影，但那打斗之声，喝吼之声，却仍然频频传来，显得较前更是激烈。

雷朝阳兄妹这时方从树上跳下来，与众人会晤，各叙别情。

这时，蓦见遥远的西方天际，一道闪光掠过，接着轰隆一声，猝然而鸣，声震四野，眼见一场大雨即将来临。

花面飞熊朱震忙道：“我兄弟前去找找看附近有无山洞避雨。”说话之间，就与神农一虎朱涛两人，快步而去。

蓦闻一声惨嚎，贯耳传来，显然有人不伤即亡，但那些喝吼之声，仍然此起彼落，频频传来。

激斗声中，忽听毒河瘟龙董全盛粗声喘气道：“傅堂主，快发出联络飞弹，通令本教附近兄弟，立刻赶来协助，否则，我们今夜可能会……”话未讲完，忽听轰的一声，大概是与人硬拼了一掌。

接着，只听嘭的一声，一股火焰，冲霄而起，升入云空以后，飞溅出五颜六色的火花，随又四散飘落。紧接着又是三颗同样的飞弹腾空而起，显见青龙教的情势，正是相当危急，急待救援。

蓦然，只见前面火光一闪，已有多处着火燃烧起来，在

夜风激荡之下，火势更是愈来愈猛。

但闻靖班禅师哈哈笑道：“幸好我们没有深入，要不然……”大家纵目望去，只见火光之中人影憧憧，有的在渐渐后退，有的却已越过火墙，再重新搏杀拼斗。

群侠散坐于一处小小的高地，映着火光，对二十余丈远处的打斗，亦隐约可见。

只听点苍生道：“看样子双方还得有一拼，想不到辽河派人，竟有这么厉害，幸好我们刚才只是一触即罢，青龙教人也来得正是时候。”

靖班禅师点头笑道：“青龙教的七彩飞虹弹，发出去这么久了，怎么不见有人前来支援，如果再有一个时辰不来，哈哈，他们双方可能要拼个同归于尽。哈哈，真够味……”话未完，忽然一道亮光，划空闪过，接着猝然一声雷鸣，俄顷，巨大的雨滴，开始飘落。

这时，湘鄂双杰各人手中抱着一大捆东西，匆匆忙忙跑来，边跑边说道：“山洞没有找到，我们倒是找来两捆蒲叶，遮了头顶，也是好的。”说话间，已将蒲叶分送到各人手中。

各人刚刚准备好时，大雨便倾盆而落，接着风势也加强了許多。

在这一阵风雨交加之下，那草原上的火势凶威，也渐渐地被压了下去，最后终于完全熄灭。

火势刚一熄，又恢复了先前的黑暗，对激斗中的人影，根本无法看清，只闻喝斥盈耳。

这时，一个闪电与雷声过后，雷芸芸悄声惊道：“噢！那边有人来了。”雷朝阳问道：“在哪里？”雷芸芸低声答道：“就在我们右侧方二十来丈处。”

群侠刚刚将头侧了过去，忽然一道闪电，划空而过，紧接着又是一个炸雷。

就在这一闪之间，大家也已看清那三条人影，前面那人身着长衫，头戴草帽，后面两人却身披蓑衣，头戴斗笠，下穿紧身长裤。雷朝阳乍见三人身形，似觉有些眼熟，却一时之间又想不起来。

突然，又是一道闪电，后面拖着一长串隐隐雷声，在这刹那之间，那三条人影已来到这小坡之下，暗影中，几个起落，直向前面斗场奔去。

这时雷朝阳蓦然想起，微微一惊道：“那是玉面书生李麟君，还有飞天谷中的两人。”

雷芸芸格格一笑道：“想不到这小子不忘他的新主子，还是忠心耿耿，这么大的狂风暴雨，还会专程赶来。”

靖班禅师笑道：“姑娘说话有因，听来似乎有所发现？”

在一道闪光之下，只见李麟君铁扇一展，向笑面虎奋勇扑去，一出手就是追魂三扇。笑面虎孙灵，本就不是傲天惊龙的对手，只是以他那身特殊的轻功，与对方死缠赖斗，才支持这么长时间，如今对方又添新锐，尤其一时之间连击三扇，落得手忙脚乱。

不过此人轻功确是超人一等，赶忙平空一个筋斗，直向冷面无常侧身泻落，口中并道：“师兄，对方来了帮手，我们快走……”

蓦闻身后一声惨叫，接着一声闷哼，接连传来。孙灵侧头望去，只见身旁倒了一位属下，在地上哀嚎翻滚，而刚才那位新来的年轻人，却被二师兄一把擒住，不禁怔了一怔，大为惊奇。

原来笑面虎孙灵一个筋斗翻出战圈，李麟君来不及追赶，只得按动扇柄机簧，射出三根神毛毒刺，人也跟着腾身追来。这时正有一个辽河大汉，被寒风剑手熊阳，一掌震得连退数步，刚好被李麟君的神毛毒刺刺中，代替了孙灵。

冷面无常陈诚与毒河瘟龙董全盛激斗之间，何尝不知道对方来了帮手，又听三弟于半空中如此呼叫，连忙奋力两掌，将董全盛逼退三步。

方自转过身来，适逢李麟君得意忘形地匆匆追来，猝然出手，一记“霸王捉鳖”，把李麟君手腕拿个正着。只见冷面无常手腕紧扣，喝道：“本爷那位属下是怎么搞的？快说！”

李麟君头冒汗珠，似是极为痛苦道：“他是中了在下的神毛毒刺。”冷面无常陈诚喝道：“那就快拿出解药来，否则，本爷就先扭断你这只胳膊，然后再剥你小子这张人皮。”

这时，青龙教人都在对方一丈之外站立，周隽清、董全盛两位坛主在前，身后环列着香主、堂主等人。

五虎中的二虎，则在右侧七尺之处，准备伺机营救他们的小主人。

笑面虎孙灵与冷面无常陈诚，并肩而立，手中却控制着玉面书生李麟君，渤海二恶以及五六个辽河大汉，也排列两人身后。

而那位中神毛毒刺的大汉，则躺在陈诚脚侧，挣扎惨叫着，让人惨不忍闻。

这样过了一会儿，蓦闻傲天惊龙周隽清道：“且慢，陈诚朋友，我们双方来谈谈条件如何？”冷面无常陈诚道：“周坛主不妨说说看。”

傲天惊龙道：“本座设法将解药给你，但你须放了手中之

人。”冷面无常尚在犹豫不决之际，却听周隽清又道：“贵属已经负伤甚久，再不设法喂他解药，恐怕中毒已深，就来不及了！还请陈兄从速决定。”

“好！不过……”冷面无常陈诚道：“你们再退后五丈，将解药拿出以后，让本爷那位属下服食，经证明确实无误，本爷才行放人，保证不伤这小子一毛一发。”

傲天惊龙周隽清脱口道：“好！本座信得过你。李贤侄，你就把解药给他们吧！”他对李麟君居然改叫了一声贤侄，这意义颇不寻常。

李麟君抬头将他看了一眼，然后从怀中掏出一个白磁小瓶，顺手递去，并道：“两粒内服，两粒用水化开，敷在患处，其毒刺自出，再运功调息一番，即可恢复如故了。”

于是青龙教人后退五丈，但双方仍是相对而立。

约只盏茶功夫，只见那中毒大汉悠然站了起来，宛如无事一般，许是其毒已解，一切恢复如故。

傲天惊龙周隽清高声说道：“现在贵属已完好如初，朋友，该放人了吧。”

冷面无常陈诚，向身后挥了挥手，令属下先行离去，待那些小属走远以后，方对李麟君喝道：“你小子身上所受禁制，是本爷独门手法，只要走出七步，即可自行消逝，你小子还不快滚。”话声刚落，与笑面虎两人，已如飞而去。今夜李麟君初来之时，本是雄心勃勃，哪知到后来搞成这么一个结果，自己不但丢人，而且受罪，真是始料未及。

他极为羞愧地低头走了七步，果然，身上禁制立解，这时飞天二虎，与青龙教人全都涌来迎接。

但见傲天惊龙握着他的手道：“李贤侄，委屈你了。”李麟